

白乐桑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思想研究

龚君姬 *

吴剑

浙江大学，中国

摘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首次接触汉语以来，白乐桑以中文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与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与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白乐桑关于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的思想体系，重点分析其思想中的三个核心维度：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独特性、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的教学论，以及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学科的发展论。基于对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24 年间白乐桑相关著作、论文及访谈的系统梳理，在还原其教育思想内在逻辑与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力求探析其个人选择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思想脉络，揭示当代法国在中文教学领域独特的实践经验，并为全球中文教育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关键词

白乐桑，二元论，转化论，动机论，学科史，概念史

1 引言

回顾法国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法国不仅在国际中文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开创了中文教育史上的诸多“第一”，比如世界上第一个汉语教授席位、欧洲第一个中文系、西方首个设立汉语课程的中学都首先在法国出现（龚君姬、白乐桑，2024）。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法国还是首个将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西方国家（白乐桑，2018b），而这一进程的关键人物正是白乐桑（Joël Bellassen）。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白乐桑便确立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二元观，主张将“字”与“词”共同视为两个最基本的教学单位。1997 年，他在获得巴黎第七大学博导资格的答辩论文中，明确将自身研究领域界定为“汉语作为非拼音文字语言的教学论”。有别于仅将汉字视为工具性符号的观点，白乐桑主张将汉字作为一种需要系统培养的“汉字能力”（法文：*compétence sinographique*¹）来理解。基于此，他进一步提出应将汉语界定为一种“第二文字语言”（法文：*langue à écriture seconde*），以凸显汉字相对于拼音文字所具有的远距性与独特性。白乐桑认为，汉语本质上是一种“二元性”语言，其教学结构由“字”与“词”这两个最小单位共同支撑，并由此衍生出两套知识体系。这就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必须对“言语”（语）和“文字”（文）这两个层面加以区分处理。在他看来，这一界定从根本上确立了汉字在汉语教学中的

* 通讯作者。联系电邮：junjigong@zju.edu.cn

独特地位。缺乏此前提，汉语教学则难以达到预期成效。总之，“第二文字语言”这一概念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在汉语中仍然存在三种知识与教学能力维度，即口语、书面语以及文字维度（而在其他语言中通常只存在前两者）。语言能力的习得与汉字相关知识及能力的获得，分别遵循性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机制与进阶路径。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白乐桑的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思想，力求全面把握其个人选择背后的深层动因与思想脉络，揭示他在中文教学领域的独特经验，并为全球中文教育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启示与借鉴。

2 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本体论

2.1 哲学与中文的交汇：元好奇心

白乐桑在大学期间（1968-1972）先后主修哲学与中文，这一双重学科背景赋予了他独特的思维深度与方法论训练，使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理解与探讨中国文化，并将这些洞见有机融入到他的中文教学与研究中。

事实上，在全世界的众多汉学家，拥有哲学和中文双重学科背景的现象并非少数，法国学者如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华澜（Alain Arrault, 1960-）等，皆为此类学术交叉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在白乐桑对汪德迈的一次访谈中，汪德迈指出，众多从事汉学或中文教育的学者选择同时修习哲学和中文这两门学科并非偶然，因为他们都具有一个深层次的共通点，即他们都有“元好奇心”（métacuriosité）（白乐桑、宇璐，2020: 11；龚君姬、吴剑，2022: 92）——即一种不断追问、寻求认知突破的深层驱动力。这种认知动力不仅体现在个体的学术选择中，也揭示了哲学与中文研究之间的深层关联：哲学以其抽象反思能力，引导学者从宏观角度重新审视语言现象；而中文，尤其是汉字所体现的表意结构、语音与文字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语法的高度灵活性，又反过来为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维度，激发对文字功能的再认识，使学者得以突破西方语言范式的束缚，深入探讨语言与文化、符号与意义之间的深层关系。

正是在这一认知背景下，白乐桑对文字问题的关注逐渐凸显。长期以来，西方思想传统深受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将言语置于意义生成的核心位置，而将文字视为语音的附属形式，缺乏独立的理论地位。这一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书写系统自身的复杂性。20世纪以来，法国思想界对这一传统展开系统反思。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是最早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传统保持距离并加以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虽表面上合理，却扭曲了“思—说—写”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说”与“写”的关系做出了不恰当的简化与歪曲（德里达，1999）。通过颠覆传统的“言语/文字”二元对立观念，德里达打破了语音中心主义的长期统治，提升了书写文字的理论地位，强调其独立性与优越性，他甚至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德里达，1999: 8）。²他特别指出，中国汉字兼具表音、表形与表意的独特特质，为其解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曹顺庆、李斌，2017: 80）。在汉学领域，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进一步提出将中国文字理解为一种“langue graphique”，即具有独立组织意义能力的“文字语言”，强调其作为书写系统的自主性与完整性。白乐桑正是在这一法国哲学与汉学思想交汇的学术土壤中，逐步形成了其关于汉字与中文教育的基本立场。他并未停留于哲学层面的抽象讨论，而是将相关理论资源转化为对中文教学实践的系统反思。在他看来，若忽视汉字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独立地位，中文教学便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以口语为中心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正因如此，他提

出将中文学习理解为同时进入一种新的口语系统与一种新的文字语言系统，从而奠定了其“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一立场既体现了法国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构成了其中文二语教学理论的重要出发点。

2.2 中文的“远距性”与“神秘性”

在白乐桑看来，语言学习是一场旅行，“语言距离”概念的诞生与历史上伟大旅行家的探索之旅紧密相连 (Argaud, Bellassen & Favaloro, 2021)。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他在谈论某种语言的“难度”时，摆脱常识的束缚，并通过探讨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指标，以及特定学习者与所学语言之间的距离指标，提出以“远距离语言”与“近距离语言”的相关概念来探讨中文学习。

对于西方学习者而言，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无论从该来源国的地理位置还是从语言学指标来看，均可视为“远距离语言”。正如白乐桑所指出的，汉语的远距性赋予了其一种神秘感，而这种“远距性”与“神秘性”正是许多学习者选择学习中文的主要内在动机。同时，汉字的数量及其初学时的“不透明性”激发了部分学习者对未知的强烈求知欲，这种好奇心伴随着挑战精神，驱使他们不断深入学习。白乐桑进一步强调，学习中文的另一重要追求在于“寻找远方的自己” (Bellassen, 2024)。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学习者通过中文这一语言媒介，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实现自我发现与重塑。这些关于汉语学习的深刻见解，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语言学习在多个层面对学习者带来的深远影响。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探讨汉语学习时，应立足于学习者的视角，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学习动机，从而为未来国际中文教学的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与理论深度的指导。

2.3 汉字的“诗性功能”

白乐桑指出，著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 1896-1982) 提出的“诗性功能”概念，使得语言信息变成了美学客体。在白乐桑看来，诗性功能的“诗”应理解为审美，关注的是语言形式 (黄会林, 2024)。因此，对于汉字艺术的美学探讨，应主要聚焦于语言美学功能概念在汉字书写与表达中的具体运用。

白乐桑多次强调，汉字具有其他字母文字所没有的“诗性功能”，尤以中国书法为典型。毕莱德 (Jean-François Billeter) 之所以采用“中国书写艺术”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谈及中国的书法，是因为书法乃是语言“诗性功能”的极致表现，不仅仅是语言的载体，更是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艺术形式 (Billeter, 2010)。白乐桑指出，“在中国书法艺术中，线条的韵律美、空间布局的艺术，如诗如画，通过不同的笔触、粗细、笔力以及笔画的运用来体现，最终形成不同的审美风格，在历史上都有其代表人物，并形成了真正的艺术史。” (Bellassen, 2024)。因此，中国书法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文字表达工具，更是一个融合审美性、哲学性与象征性的独立艺术体系，这种综合特质在其他文字体系中难以找到类似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白乐桑进一步指出，汉字的“诗性功能”不仅体现了其独特的“他者性”，还进一步揭示了汉字书写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重新定义。他还指出，这种思考已经渗透到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³、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以及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1901-1981) 等思想家的观念中，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Bellassen, 2024)。

3 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的教学论

3.1 中文的字词二元论

法国是一个对古文字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国家。标志性的事件是商博良⁴ (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 1790-1832) 1822 年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成功解读, 从而奠定了现代埃及学的学科基础, 这引起了法国对埃及文字的极大兴趣, 同时也开创了西方的东方学家从语言文字入手研究东方的传统, 使东方学有了重要发展, 出现了埃及学、亚述学、汉学等具体的学科。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中, 法国汉语教学界从 19 世纪上半叶在高等学院和专门语言学校开展中文教学以来, 就赋予汉字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汉语教材一开始便强调汉字的基础地位, 体现了“字本位”的特点。早期教材如雷慕沙的《汉语启蒙》、儒莲的《三字经》和哥士耆的《中文教科书》等, 奠定了法式中文教学的基调 (龚君姬、白乐桑, 2024)。

1989 年末, 由白乐桑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一书在法国问世, 不久之后便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字本位”与“词本位”的热烈讨论, 其中“本位”指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后来, “字本位”这一术语引发了一些误解, 部分人认为这一教学法过于强调汉字, 忽略了词语的重要性。为了避免这些误解, 并进一步澄清“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实质上是关于汉语教学本体论的关键抉择, 而非单纯的汉字教学问题或教学顺序的优先性问题, 白乐桑决定将原有的“词本位”与“字本位”更名为“一元论”与“二元论”。这两个术语来自哲学, 归属于本体论范围: “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 “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有物质与意识两个本原。此外, 任何将宇宙或某种存在划分为两个独立部分的观点亦可归类为二元论。白乐桑很早便敏锐地察觉到, 在国际中文教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中, 几乎完全缺乏对哲学认识论的借鉴。他运用“一元论”和“二元论”这两个概念, 不仅清晰而无歧义地阐明了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中的根本性选择问题, 还成功地将这一学科与哲学原理建立起了联系, 并选用了恰当的哲学术语帮助我们在认识论层面更正确地理解中文教育的特殊性。

具体来说, “一元论”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主流观点, 即认为中文没有本体上的独特性, 中文是“一元性”的, 只有一个最小教学单位(即“词”)。白乐桑指出, 这一教学法以西方语言为参照系, 完全忽略了汉语的独特性。

而白乐桑提倡的“二元论”, 主要针对初级汉语教学, 在注重语言交际的同时, 尊重汉语的特性, 承认汉语教学中有“字”与“词”两个基本单位。(白乐桑, 2018b: 55)。“字词二元论”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 强调按照字频和字的构词能力选字, 并在此基础上层层构词, 选字在先, 构词在后; 在词的基础上, 再组合成句子、语篇; 第二, 在讲解汉字时, 注重分析汉字的笔画、笔顺、字源、部首以及拆分部件, 并为部件命名; 第三, 以已学过的字组成的词语编出“滚雪球短文”, 即用有限的字编写无限多的文章; 第四, 制定了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对等的汉字门槛与汉语词汇门槛, 并进一步区分主动汉字与被动汉字、主动词汇与被动词汇; 最后, 扩大汉字学习的功能, 通过汉字来讲授中国文化; 同时, 汉字学习也有利于学习者视觉记忆力的开发。(白乐桑, 2018b: 56)

在这一教学理念的指导下, 白乐桑编纂了一系列贯彻“字词二元论”教学法的教材, 如《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89)、《说字解词》(2002)、《通用汉语》(2010)、《滚雪球学汉语》(2011)和《汉字的表意王国》(2012)。这些教材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乐桑在其“字词二元论”教学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汉字作为第二文字”的教学论。他的这一观点深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启发, 尤其是索绪尔对文字系统的研究。索绪尔 (Saussure) 曾指出, 对于汉民族而言, 表意字与口语词汇皆为观念的符号, 不同于表音文字依

附于声音模式，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独立的“第二语言”(白乐桑, 2018b)。白乐桑的“汉字作为第二文字”教学论的提出，突显了汉字对于西方学习者来说，与他们熟悉的字母文字体系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在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教学中，必须系统性地教授汉字的笔画、笔顺、字源、部首以及字形拆解与部件命名等内容。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契合了人的认知与记忆规律，还有效促进了学生的记忆能力，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白乐桑, 2018a)。

3.2 大纲制定的实践论

在法国，教育体系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普遍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幼儿园和小学）、中等教育（初中和高中）以及高等教育。法国的基础教育涵盖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⁵汉语作为一门规定的外语教学科目，已被纳入法国基础教育体系，这是中文教育在教学法领域得以构建的关键条件。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具有完善的教学步骤、明确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大纲，然而，这却是拥有两百多年中文教学历史的法国高等教育所相对欠缺的。

自1998年起，白乐桑开始担任法国兼职汉语总督学。这一年的法国汉语教育进入上升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汉语教育快速发展，学生人数和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急剧增长，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2000年，法国教育部决定更新所有外语教学大纲。因此，首次编写全面的中文教学大纲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开创性的工作⁶。白乐桑担任该大纲的主编，2002年起，陆续发布了适用于高中各个年级、初中及小学的正式中文教学大纲(吴剑、龚君姬, 2022)。自此，汉语就和在法国基础教育中教授的其他重要语言一样，首次拥有了完整的教学大纲。这是全世界首个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教学大纲，问世时间早于中国的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教学大纲。白乐桑以2002年高中一年级大纲的发布为契机，亲自撰写前言，系统阐释其教学理念与方法，并将其贯穿于各级别、各形式的汉语教学实践之中。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文二语教学路径在中国境外首次正式制定，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与深远的历史价值，为国际中文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

法国的中文教学大纲不同于其他外语大纲，它不仅涵盖一般语言能力（听、读、说、写和文化能力）的评估，还特别强调汉字能力的鉴别，这与仅将汉字视为书写符号的一元论观念截然不同。大纲明确指出，“认识一个汉字”意味着掌握以下几项技能：1) 分析字形；2) 熟悉汉字的一些原形；3) 书写汉字；4) 认读汉字；5) 掌握汉字包含的一个或多个义项；6) 在已知汉字的帮助下，掌握最常用的双音节合成词；7) 主动记忆（能够输出汉字）；8) 查字典（识别部首，计算笔画数，区分笔画的类型)(白乐桑, 2018b)。与此同时，中学阶段明确区分作为教学目标的“主动汉字”(会写)和“被动汉字”(只认读)，并公开了相应的汉字偏旁部首名单(白乐桑, 2005)，全面将汉字的独特性融入到汉语能力要求、教学进度和评价标准之中，实现了汉语教学中，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的“语”与“文”的双重分离。可见，汉字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不仅得到了高度重视，还通过详细的教学大纲和目标得以具体落实。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法文简称为CECRL，英文简称为CEFR，以下简称《欧框》)是欧洲理事会组织其各成员国共同制定的关于语言教学、学习及评估的整体指导方针与行动纲领，是各国语言教学及学习领域的重要参考工具。中文作为法国教育体系的第五大外语，也循例被囊括在了以“欧框”为首的各种语言政策及措施之中。作为纲领性文件，《欧框》不可避免地具有“一般化”的特性，其标准分类主要反映了字母文字的特点，与中文的特点并不十分相符。因此，在应用和使用《欧框》时，需谨慎考虑每种语言的内在特性和语言之间的距离。对于中文来说，需要重新审视书面语言活动，以解决《欧框》与非拼音文字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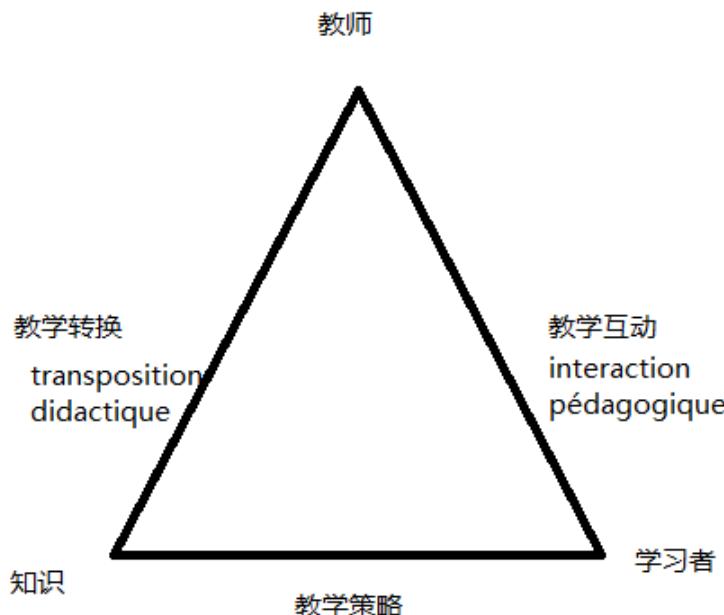
之间的兼容问题。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白乐桑指出, 中文应被描述为一种声调语言、主题突出语言、正音能力突出语言以及文字表意书写系统语言 (白乐桑、张丽, 2008)。他提出了建立分级的“汉字门槛”以及区分“主动汉字”与“被动汉字”等主张, 充分遵循了中文尤其是汉字的独特性, 并尝试与《欧框》进行“兼容”。到 2011 年, 他提出的“兼容”理念与策略终于在欧洲范围内得以实现, 其标志性事件是欧洲中文能力基准项目 (EBCL, European Benchmarks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的启动。经过多方努力,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A1 和 A2 水平的开发, 这是实现中文与欧洲框架兼容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不仅看到了中文教学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可能性, 也深刻体会到了语言教学中尊重语言文字本身独特性的最重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一项目的诞生正是得益于 2002 年白乐桑在法国中文教学大纲的前言中所作的思想准备, 这种继承性清晰可见。同时, 在国际范围内, 我们也看到了二元论理论派系的持续影响力与发展脉络。

3.3 教学的知识转化论

“教学转化”(法文为: *transposition didactique*) 这一概念由法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 Chevallard Yves 于 1980 年在“第一届数学教育暑期学校”授课时提出。在讨论为何进行教学转化时, Chevallard 强烈主张数学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必要性, 认为它是以“教师 - 学生 - 数学知识”三位一体构成的教学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并探讨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Chevallard, 1986: 89)。而在探讨第三个要素——知识时, Chevallard 强调教育学者需要去研究“学术性知识”和“教学知识”之间的关系与差异, 而这正是通过“教学转化”得以实现的。

Chevallard 将“教学转化”定义为一个过程, 即学术性知识对象经过适应性转化, 成为教学内容的过程 (Chevallard, 1985)。由此, “教学转化”成为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下图 1. 为 J. HOUSSAYE 的教学三角关系:

图 1. 教师、学习者、知识之间的三角关系 (根据 J. HOUSSAYE, 1988 年)
(转引自: 白乐桑, 2018b)



白乐桑深受 Chevallard “教学转化”思想的影响，他明确区分了汉语语言学与中文教学论的差异，指出中文教学并不隶属于语言学范畴，而是隶属于教育学范畴。他进一步强调，两者在理念和方法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语言学旨在分析与描述语言现象；而教学论的核心不在于分析或描述，而在于转化，即知识的转化过程。中文教学要从学术性知识（如词汇、汉字、语法点、文化点）出发，将其转化为教师需要传授的知识，再转化为已传授的知识，再到学生获取的知识，最后到学生自己会运用的知识（白乐桑，2018b: 46）。教师在教学中将本体知识转化为可教学的知识，并且这一转化过程必须遵循经济性原则（白乐桑，2018b）。中文教学的知识转化论要求我们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遵循语言教学的规律，充分考虑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强调教学转化的重要性及教学效率的提升。

3.4 学生的认识主体论

白乐桑的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思想深受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尤以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 -1962 年）为主。加斯东·巴什拉于 1938 年出版了经典著作《科学精神的形成》，其核心论点为：理性思维和科学思维并非人类天生自发的过程，而是必须在克服若干“认识论障碍”之后才能实现（巴什拉，2006）。巴什拉的认识论思想是与他的教师身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尤其关注认识论在教育上的应用。他关注如何理解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批评很多教师没有充分意识到学生在进入学校之前已经积累的经验性知识。因此，教师最主要的任务在于“颠覆日常生活中早已堆积的障碍”。基于这一教学观察，巴什拉将科学进步视为一场持续的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正是这些“认识论障碍”。（Yousfi, 2013: 161）

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白乐桑强调，中文教学归属于外语教学范畴，而外语教学与教学论及教育科学有着密切联系。外语教学的核心在于确立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其知识的传授乃是一种教学双方共同参与的认知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学习者作为交流与理解的核心，必须主动参与，才能实现语言技能的有效习得。学习者在进入一个全新的语言文化体系时，无法完全排除母语文化的影响，也无法彻底摆脱母语所带来的思维定式，即“日常生活中早已堆积的障碍”。这种基于母语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参照，影响他们对新知识的理解与回应（白乐桑、白钢，1999: 684）。因此，学生的认知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他们的母语文化思维模式与外语文化思维模式是共存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辩证关系。白乐桑认为，作为教师，我们不但不应对学生的母语文化及思维模式采取不现实的、排斥的态度，恰恰相反，应该主动加强对他们的认识，发现其与外语文化及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及变化规律，将这一矛盾的现实纳入我们的教学设计之中。（白乐桑、白钢，1999: 684-685）白乐桑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将其贯穿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1996 年，他参与主编的《实用汉语语法指南》⁷便是这一理念的成功应用实例。

《实用汉语语法指南》的最大贡献在于脱离了专家语法模式，进入教学语法模式。该书的几个核心特点为：首先，其编写理念以学习者的视角及其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体现了以学习者需求为中心的原则；其次，该书专门为语言偏误预留了空间，认可了偏误在语言学习中的积极作用；再者，通过实现语法知识的实用性目标，增强其在实际交流中的有效性；最后，该书配套了录音磁带，突出了对口语实践的重视。透过这些特点，我们不难发现，这部语法书的编写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它的出版，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一部专属的教学语法参考书的问世，区别于传统的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书，从而填补了该领域中的空白，具有深远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3.5 慕课传播的实践论

在全球化迅速推进、国际中文学习需求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利用新技术推动慕课平台在中文教学中的发展显得尤为紧迫。慕课的应用不仅能够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满足全球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推动中文教学的全球普及，还可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个性化学习路径的优化，提升教学资源配置效率与学习体验，进而显著提高中文教学的整体效能与覆盖广度。受法国认识论、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白乐桑坚信，想要深刻理解如何利用慕课传播语言，最佳途径便是亲身参与实践。

2013年，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法国大学慕课平台（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简称FUN）启动慕课项目，包括九种语言，其中中文课程由白乐桑和王珏主持，于2016年11月开课，吸引10 636人注册。课程秉承汉语教学“二元论”理念，强调“字”与“词”作为教学基本单位的重要性。课程专为初学者量身打造，精心注重汉字表意特征的传授，优先选取高频汉字，严格遵循字词组合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其他中文慕课，该课程尤为注重培养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并鼓励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同时，课程将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其中，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也得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龚君姬、白乐桑，2024:39](#)）此慕课的设计与实施，极好地体现了白乐桑在中文教学、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三重身份中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白乐桑在完成中文慕课这一项目后，2019年投入到东巴文慕课的建设中。东巴文启蒙慕课项目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日内瓦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及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多方合作开展。作为一项跨国科研项目，由白乐桑倡议发起，获得了李宇明的认可和支持，由日内瓦大学的王珏负责执行协调，西南大学的杨亦花（纳西族）和重庆交通大学的周寅作为作者团队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课程设计工作。东巴文慕课是全球首个东巴文字文化教学平台，继承并发展了白乐桑与王珏在2016年推出的中文启蒙慕课的经验，延续了“汉字门槛”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东巴字的教学之中，实现了“语言与文字教学的二元性”。该项目也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被授权使用联合国标识），除在中国、法国、瑞士各大慕课平台上线外，还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络平台，吸引了众多对非字母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感兴趣的群体，从而有助于促进国际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最大程度地推动东巴文的传承与保护，为保护这一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白乐桑选择研究东巴文，正如他所言，是被其距离与未知所深深吸引（[Bellassen, 2024](#)）。他的多重身份——语言学习者、研究者、教育者与传播者——在他对东巴文慕课的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他的这份行动不仅彰显了跨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与人文关怀，也凸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慕课等在线开放平台保护与传承人类语言文化遗产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4 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学科的发展论

4.1 学科史论

白乐桑在高中和大学阶段都学习过科学认识论，这为他后来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带来了诸多影响。他特别强调，欧洲与法国的科学认识论传统认为，任何一门科学（也可称“学科”）的历史都应被视为该科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归属于哲学中的认识论（法文为：*épistémologie*）。法国认识论的奠基者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提出了“认识论断裂”（法文为：*rupture épistémologique*）这一概念，旨在阐明知识体系中的断裂与质变现象。他认为，任何学科的

发展过程都要经历从普通的意识形态跃升到科学层面的质变，即认识论断裂的阶段（巴什拉，2006）。

白乐桑将这些思想应用于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的学科史研究，认为它的历史也不例外，必须经历各种危机和挑战，克服所谓的认识论障碍（吴剑、龚君姬，2022）。他指出，一门学科的诞生，是一个解构、重组与再造的过程（白乐桑、宇璐，2018: 3）。要建构一个新事物，必须建立在对旧事物的批判基础上。汉语教学自其诞生起便面临两大障碍：一是来自各种僵化观念的阻碍，二是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混乱”状态⁸（白乐桑、宇璐，2018: 7）。

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在法国的教学历史，堪称西方国家中最为悠久者，且具备诸多开创性成果，涉及的人物与事件也极为丰富。因此，有必要从科学认识论的高度，进行系统的考据与挖掘，以揭示表象偶然性背后所蕴含的必然规律。

具体来说，法国中文教学的学科化历史可从体制和科学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体制层面包括官方教育机构的认可、相关学校和课程的建立及学术刊物的创办。科学层面更为关键，任何学科要达到这一层面，需经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当学习者人数和教师队伍规模等条件达到一定的数量积累时，会发生量变；然而，只有在这些条件充分成熟后，才会引发质变。学科的科学化包括树立核心概念、创立学科体系、出台纲领性文件等。教学大纲尤为重要，涵盖教学进度规划、教学方法设定及教学目标制定等（白乐桑、高亦霏，2021）。此外，学科的科学化，还包括教学理念和总体思路。例如，法国在中文学科基础建设初期就规定了“将汉语作为二元性语言”的教学思路，强调汉语“语”和“文”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基本理念始终是法国中文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当前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教育的学科历史研究尚显不足，这一问题亟待深入审视。学科史作为科学哲学与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传统最早发端于欧洲，传入中国则相对较晚。因此，对学科史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中文教育在科学哲学与认识论层面意识与思维的薄弱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学科史的研究应以全球视野为依托，超越单一地域的局限，不仅关注中文教育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脉络，更应全面考察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演进，深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共性与个性，从而为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全球化格局的构建提供更加扎实的学理基础。

4.2 概念史论

白乐桑指出，明确界定学科的基本术语对于该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术语的准确表达不仅关乎思维的严谨性和研究的规范性，还影响学者间的共识达成与学术讨论的有效性。他强调，任何学科的建立都依赖于对其所研究对象的严谨论证，以及对核心概念和术语的命名与系统化（白乐桑、宇璐，2018: 3）。然而，当前学界在处理某些关键概念时，往往缺乏足够清晰的定义，导致讨论在表面上看似统一，实则各执己见，讨论的焦点不尽相同，甚至彼此交错。概念的模糊不仅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因此，建立对核心概念的明确界定，确保学术话语体系的精确性，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比如，中国大陆学界把中文教学这项事业和学科的名称从“对外汉语教学”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再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白乐桑认为现在的“国际中文教育”改得很好，有利于体现出“文”——汉字和汉语书面语的独特性，概括而言就是中文的独特性。白乐桑之所以会在法国提出“中文作为第二文字语言”的名称，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中文的独特性，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白乐桑最为中国大陆学界所熟知的标签即为他是“字本位”的倡导者，他编写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已经成为了经典的中文教材。虽然他本人在其学术论著和所编写的中文教材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字本位”的概念，但是他决定深入探究“字本位”这个概念的由来，并且辨析他从教育学视角提出的“字本位”（汉字作为中文教学单位）与徐通锵先生从语言学视角提出的“字本位”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差异。

白乐桑认为对一个术语的概念界定和深入理解需要有超越的眼光，惟其如此才能对该术语有正确的认识，不至于陷入一种局限于自我经验、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对周围事物及自我情况缺乏正确分析的“封闭思维状态”（白乐桑，2017a），他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庐山现象”。在分析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典型的四例“庐山现象”时，他辨析了在“西餐”“英文名字”“小语种”“欧美”“中小学”“汉语难”“词”“字”等术语的概念已经发生的误解，并解释这些误解背后的认识论原因。（白乐桑，2017a）我们认为，白乐桑之所以如此重视概念史研究，是因为受到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知识考古学理论的影响，即对知识进行深究，研究某种特定的学问如何起源、成形、保存，如何逐步发展、发生质变，以及在何种气候和土壤中发展起来的（白乐桑，2017b）。

以“教学”一词为例，白乐桑认为在中文教学中作为学科关键词的“教学”对应于法文中三个不同的词“enseignement, didactique, pédagogie”。他指出法文的 *enseignement* 一词是指教学的行为与方式，包括学校培养学生的教学、管理活动。法文的 *didactique* 是中文所说“教学法”的上位概念，是从科学知识内在逻辑出发来探究课堂教学法则，其研究对象是教师、学生和学科内在特征三者之间的关系。法文的 *pédagogie* 相当于中文的“课堂教学手段”。该词的核心意思是指课堂教学，强调师生关系、师生之间的互动以及课堂管理。（白乐桑，2018b；吴剑，龚君姬，2022）中文只有“教学”这一个比较单薄的词语表达，因此中国人对思考法文的这些名称问题是有障碍的。为了更好地思考中文教学的基本单位问题，甚至于还要引入“一元论”“二元论”这样的哲学术语来帮助我们建立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文字教育的理论体系。

4.3 实践共同体论

白乐桑的“实践共同体论”体现在他创立并领导法国汉语教学协会（AFPC）和欧洲中文教学协会（EACT）时所展现的教育理念与组织精神中。通过创办这些协会，白乐桑不仅为中文教师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发展的平台，也通过实践共同体的构建，推动了中文教学的学科化和国际化发展。

白乐桑是法国汉语教学协会的创始人及首任会长。该协会成立于1984年，其宗旨是在法国推广中国语言文化教学。其会员主要是中文教师，并接纳其他支持其宗旨的人士。协会属非营利性组织，是法国唯一的汇集初、中、高等教育的中文教师的专家性协会。协会的经费来源是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该协会负责组织在法国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并且每年资助教师去中国进行语言教学培训。协会每年出版《会员通讯》、组织一次年会以便教师们有充分的机会对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广泛的交流。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在学校的发展（主要是中学，但也包括普通大学、精英大学，等等）；在有关官方机构（如有关部委，使馆等）中代表中文教育界；促进有关中文教学法的交流；通过各种会议和《会员通讯》促进中文教学领域的信息交流。

欧洲中文教学协会2015年在法国注册成立，白乐桑为首任会长。简称“欧汉会”（法文简称和英文简称分别为AEEC和EACT）。协会宗旨是推动欧洲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之发展，加强欧洲和各国汉语外语教学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汉语教学与研究工作者之间的联系，

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为建立一个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欧洲及具有包容精神的和平世界贡献力量。欧洲中文教学协会常务理事会讨论制定了协会近期和中长期的目标。近期目标包括撰写建立在调研基础上的《欧洲汉语教学情况白皮书》和组织欧洲范围的汉语教师培训和进修。中长期目标包括推动完成欧洲汉语能力标准的制定，促进欧洲范围内的汉语教学研究和交流。欧洲汉语教学协会的成立无疑将推动欧洲汉语教学人士更广泛地参与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对教学策略及教学法的整体思考。

此外，白乐桑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等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汉语教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组织建设。在此期间，他与吕必松等中国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促进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理念与研究范式的发展。其合作推动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便是1996年由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与法国汉语教学协会共同推动、白乐桑在巴黎主办的法国首届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该会议吸引了来自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学者参与，是法国汉学史上首次以“汉字教学”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汉字教学作为相对独立研究领域在欧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5 余论

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无不镌刻着历史与文化的印记，这些印记交织汇聚，构筑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塑造了我们的思想脉络与行为路径。白乐桑的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思想，深深植根于其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法国特定的学术背景及汉学传统。自1973年首次踏足中国以来，这一思想又经历了持续的重塑与升华。五十余年来，白乐桑在中文教育与传播领域不断开展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其思想体系逐步得以完善。

白乐桑构建了一套尊重汉语内在规律的教学体系。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如何平衡“语”与“文”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这一矛盾根植于中文与汉字的独特性，以及如何处理汉语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特有关系。白乐桑通过其自身学习、研究中文，并教授中文的实践经验，敏锐地察觉到，抓住“字”这一矛盾点，可以有效平衡“语”与“文”的关系。这种平衡，不仅是教学方法的创新，更是对汉语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为汉语学习者提供了一条通往语言深处的路径。

在欧洲的汉学领域，白乐桑是最早明确将汉语教学论（法文为“didactique du chinois”）作为专业的学者，因此他肩负着奠定这一学术领域基础的重要责任。由于这一独特身份，白乐桑的职责不仅在于关注具体的教学问题，还在于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汉语教学学科体系，全面考虑各个层面的实际需求，并在此过程中通过教学论反思系统探讨语言与文字、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中文教学得以超越工具性的语言教学，转而关注中文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载的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使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仅作为东方智慧的象征，更成为促进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载体。

注释

1. 参看法国教育部2002年发布的中文教学大纲。
2. 实际上，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Henry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5）在他关于中文语法的代表作《中国语言志略》（1831）就区分了两类汉字：一是书写的汉字，一是言语的汉字。他意识到作为文字单位的“汉字”和作为语言单位的“汉字”，两者必须要区分对待。可见，

马若瑟、德里达、汪德迈、白乐桑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白乐桑在一次访谈中也认为马若瑟神父的《中国语言志略》(1831)是真正从理性意义上研究中文的第一部语法专著。(吴剑、龚君姬, 2022)

3. 白乐桑于1968年至1972年在巴黎第八大学攻读哲学专业,其间曾师从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对其后续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4.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首位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结构并翻译出罗塞塔石碑的学者,被奉为埃及学的创始人。
5. 参见: <https://eurydice.eacea.ec.europa.eu/eurypedia/france/organisation-education-system-and-its-structure>
6. 2002年之前,尽管其他外语早已拥有完整的大纲,而中文始终缺乏一套全面系统的教学大纲,只有部分指导性文件,如白乐桑提倡的“400字最低限的汉字门槛”。
7. 2024年,此书的英文版由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
8. 指汉语教学中“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成为这一领域发展的重要挑战。

基金项目

1. 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浙江大学“重要国家和区域研究”专项)
2. 受浙江大学2025年国际学生教育研究课题资助(编号:2025-GJXSJYYJ-B-014)。
3. 受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重点课题《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中文教育新质人才培养:机遇、挑战与教学模式创新》资助(编号:2025SB110)

参考文献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05).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大气候与小气候:以法国为例 [*Macro- and micro-context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case of France*]. 收录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编《第八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In Worl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sociation (Ed.), Selected papers of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p. 9–12).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4). 由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审视“汉语热”增长危机 [*Revisiting the growth crisi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oom”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04), 5–6.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7a).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庐山现象” [*The “Lushan phenomenon”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04), 4–7.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7b). 法中汉语教育比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and China*].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Studies in Folk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Texts*], (02), 159–167.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7c). 跨文化交际的若干问题——以中国语言文化国际传播为例 [*Issu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a case study*]. 文化软实力研究 [*Studies on Cultural Soft Power*], 2(02), 37–45.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8a). 一元论抑或二元论:汉语二语教学本体认识论的根本分歧与障碍 [*Monism or dualism? Fundamental epistemological divergences and obstacles in the ontology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华文教学与研究 [*Journal of TCSOL Studies*], (04), 1–11.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18b). 法国汉语教育研究 [*Studies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Gong, Junji (龚君姬). (2024). 中文的魅力：跨越时空的探索之旅 [*The appe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 journey across time and space*]. 教育国际交流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06), 11–14.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Yu, Lu (宇璐). (2018). 汉语教学与巴别塔的诅咒——一门学科的崛起、动态发展与构建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curse of Babel: The emergence,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 discipline*].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 [*Studies in Folk Literature and Classical Texts*], (02), 1–12, 253.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Gao, Yifei (高亦霏). (2021). 国际中文教育在法国的学科化建设——白乐桑教授访谈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in Fra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 Joël Bellassen*]. 语言教育 [*Language Education*], 9(03), 2–8.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Li, Yihai (李义海). (2021). 关于汉语二语“字本位”教学的对话——汉语二语教学理论建设系列对话·河南漯河篇 [*The Dialogue on Zi-based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 Series of Dialogu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h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20(06), 1–9.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Bai, Gang (白钢). (1999). 影视语言、主体感应与汉语教学——《中文之道》基础汉语教学片创编心得 [*Audiovisual language, subjectivity, an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Reflec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the elementary Chinese teaching video series The Way of Chinese*]. 收录于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编《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In Worl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ssociation (Ed.), Selected papers of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9.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Yu, Lu (宇璐). (2020). 法国汉语传播中语言距离与汉语学习动机 [*Linguistic distance an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Chines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 France*].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第二辑, 1–12.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Zhang, Li (张丽). (2008).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新理念对汉语教学的启示与推动——处于抉择关头的汉语教学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impetus of the new approach of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03), 58–73, 3.
- Cao, Shunqing (曹顺庆), & Li, Bin (李斌). (2017). 中西诗学对话——德里达与中国文化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Jacques Derrida and Chinese Culture*].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Arts & Humanity)*], 70(06), 78–84.
-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 (1999). 论文字学 (汪家堂译) [*Of Grammatology*].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Gong, Junji (龚君姬), & Wu, Jian (吴剑). (2022). 探究“月球语言”的“庐山真面目”——法国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教授访谈录 (上) [*Make out the true fac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Moon”: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oël Bellassen (Part 1)*]. 国际汉语教学学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3), 88–104. <https://doi.org/10.46451/ijclt.2022.03.06>
- Gong, Junji (龚君姬), &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2024). 法国汉语教育的发展历程、现状与未来 [*The past history,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22(05), 31–42.
- Huang, Huilin (黄会林). (2024). 中国文化与传统美学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aesthetic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Bachelard, Gaston (加斯东·巴什拉). (2006). 科学精神的形成 (钱培鑫译)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 The form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nd*].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 Pan, Tai (潘泰), Bellassen, Joël (白乐桑), & Qu, Shuhao (曲抒浩). (2021). *[The Syllabus for Chinese in the Basic Education System of France and Its Implica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华文教学与研究 [Journal of TCSOL Studies], (01), 48–54.
- Wang, Jun (王骏). (2009). 字本位与对外汉语教学 [Character-based approach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 Xu, Tongqiang (徐通锵). (2008).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character-based grammar of Chinese]. 山东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Wu, Jian (吴剑), & Gong, Junji (龚君姬). (2022). 要重视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史研究——法国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教授访谈录 (下)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Joël Bellassen (Part 2)]. 国际汉语教学学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3(3), 105–121. <https://doi.org/10.46451/ijclt.2022.03.07>
- Argaud, E., Bellassen, J., & Favoloro, F. B. (Eds.). (2021). *Distance entre langues, distance entre cultures: Quelles incidences didactiques?* Éditions des Archives Contemporaines. <https://doi.org/10.17184/eac.9782813003638>
- Bachelard, G. (1969).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34). Vrin.
- Bellassen, J. (2024). Au cœur d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franco-chinoises: L'engagement dans l'apprentissage du chinois. In *60 ans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e. La Route de la Soie*.
- Billeter, J.-F. (2010). *Essai sur l'art chinois de l'écriture et ses fondements*. Allia.
- Chevallard, Y. (1985a). *La transposition didactique: Du savoir savant au savoir enseigné*. La Pensée Sauvage.
- Chevallard, Y. (1986). La transposition didactique: Du savoir savant au savoir enseigné.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76, 89–91.
- de Saussure, F. (1980).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yot.
- Foucault, M. (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Gallimard.
- Jakobson, R. (1987). *Language in literatu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andermeersch, L., & Obadia, L. (2000).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Interview with Léon Vandermeersch]. *Perspectives chinoises*, 59, 52–57.
- Yousfi, L. (2013).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de Gaston Bachelard. In *Histoire et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p. 161–162). Éditions Sciences Humaines. <https://doi.org/10.3917/sh.lepel.2013.01.0161>

投稿: 2025年12月1日; 接受: 2026年1月5日; 出版: 2026年1月26日

作者简介

龚君姬,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 语言与文化教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中国语言文字在法国的传播、汉字与中国文化、法国中文教育史、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词汇研究、称谓语研究。

吴剑, 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词汇语义学、计算机辅助中文教学。

Research on Joël Bellassen'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with a Second Writing System

Junji Gong

Jan Wu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Since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1970s, Joël Bellassen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his multifaceted roles as learner, teacher, researcher and promoter of Chinese.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Bellassen'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with a second writing system, focusing on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his thought: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with a second writing system, the didactic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with a second writing system, and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with a second writing system. Drawing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ellassen's major publications, academic articles, and interviews from the early 1980s to 2024, the study reconstruct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t further seeks to elucidate the deeper intellectual motivations and trajectories underlying his theoretical choices, to highligh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French practices i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o contribute more broadly to the theoretical articulation and pedagogical exploration of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Keywords

Joël Bellassen, 'dualism' method of teaching-learning Chinese,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motivation theory;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history of concepts

Junji Gong is 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She earned an M.A. in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a Ph.D. i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INALCO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ivilisations), France.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Franc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ly loaded vocabulary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address terms.

Jian Wu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He received his Ph.D. i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4. In the same year, he joined Zhejiang University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 philosoph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exical semantics and computer-assist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